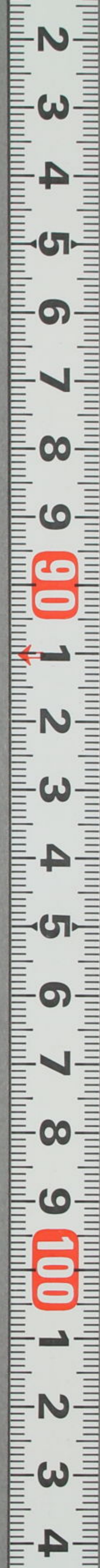


道學旨訣淵源說

全





道學旨訣淵源說序

我 奧平先生繼佐藤先生兩  
稻葉先生之緒其學一率由默  
翁之訓以精覈淵源不誤為先  
務以謹守旨訣不失為切要其  
誘身子亦一以此焉然猶恐學  
者未能深察而精覈之或不精  
謹守之或易忽漸失其真也又

特抄出發明道要之語數十條  
於平生所劄記之書中編為一  
小冊以示諸門下之士焉抑其  
為書也啓先輩未發之蘊而發  
不言之妙焉其為言也質慤峻  
絕固不易之至論也蓋其精覈  
淵源則於前後聖賢千載一心  
累々乎如貫珠如秋月照寒水

處乃默識實體其謹守旨訣則  
於道體之見為學之功至要把  
柄者乃自得洞見考諸先輩而  
不繆質諸程朱而無疑者亦就  
此書可想像耳直不敏亦幸辱  
得拜覽仍手寫之朝夕奉誦潛  
玩熨思者三年于今矣其旨日  
益遠其味日益深矣然此編成

而無名苟無名則恐後來有不  
知其爲何書而忽之者乃竊題  
曰道學旨訣淵源說以請之  
先生幸蒙許可不堪感喜之至  
因將告諸同志亦使各簽題其  
書而又竊謂善讀者誠一把見  
之則於漢唐之絕學周程之繼  
絕朱呂之異旨三先生之一歸

之意吾黨之所以爲吾黨雖下世  
儒或有從事于朱學者而其學  
終異真之實其有渙然水釋洞  
然心融者矣然則此編之成實  
可不謂吾黨之大幸乎哉若夫  
至於彼守文之徒不能了會將  
去紛紛說說者亦必在秘不許  
見之限也遂記其所以題之由

以為序云

天保癸卯十一月望日

近藤勝直謹識

文太問曰道統ヲ論スレハ必知行全備  
ノ人テナクテハ叶フマシ云々

先生批曰但其有一着不說到真知實踐足  
目俱至處精覈淵源謹守旨訣乃程朱之徒  
也代鬼錄

定時謂孟子卷末圈外朱子丁寧致意而  
其要歸于真儒二字而所謂真儒者不心  
如孔孟程朱而後始曰之真儒亦是精覈

淵源而不誤謹守旨訣而不失則是真儒  
之徒程朱之統也這般意思世儒之所嘗  
不會吾黨之所深愛重乃傳來之旨要也  
若信不及質之藤田子

右與江都諸友書

或問曰何如謂之精覈淵源曰堯舜孔孟至  
周程張朱聖賢相傳之心法說其各誦其語  
靜思熟玩真積力久而後於前後聖賢千載

一心如貫珠而無異旨亟謂如合符節者能  
至乎默識心通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而不可  
亂此謂之精覈淵源也曰如何謂之謹守旨  
訣曰聖賢之道無內外無隱顯自洒掃應對  
以至究理尽性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蓋無適  
而非道也雖然其間有世儒之亟嘗不會而  
識者之亟深愛重者焉或言或行旨趣緊要  
阿堵一烏之妙道体之見爲學之功至要把

柄聖賢緊緊爲人處乃旨訣之所在學者宜  
每潛心靜思其理熟玩其意則自然有得耳  
守之而不失此謂之謹守旨訣也曰其旨訣  
之所在是何等語也曰是豈可牧拳乎曾點  
漆彫開天何言哉一貫忠恕吾無隱乎爾未  
發已發爲飛魚躍爲泰而天下平明明德於  
天下有絜矩之道引而不發躍如未放心而  
已矣窓前草興國寺書字時甚敬踐履盡易

朱子曰如曰仲尼顏子歎樂吟風詠月以歸  
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  
生攀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一義看然能會得  
了則粗淺之處閒酬酢之處即亦是妙處旨  
訣在焉師見見見齊衰者上蔡攀之以爲一  
部論語如此看則是旨訣要領不閒酬酢也  
而如鄉黨一篇亦是皆妙道精義之流行則  
果是精粗本末一以貫之体用一源頭微無

泉の養涼寺小  
て一夜大歡喜哉

きくせもやまのむすのちあけのまのひまを白隠

間齋飛戾于天魚躍于淵要在默識焉耳  
天保戊戌仲夏 奥平定時謹識  
一少年在坐問曰精叢淵源謹守旨訣則果  
是道統之人耶曰精叢淵源則知往聖先賢  
之心謹守旨訣則不失相傳之旨既能如此  
則其為統也明矣復何疑

○佛氏有大悟小悟僧白隱者云予小悟十  
八然後至大悟夫佛氏雖頓悟然是正苦心

白隱名惠崔白  
隱其号駿馬人  
幼聞一僧於地  
獄苦患心大怖  
遂求出離祝髮  
于邑松蔭寺乃  
東奔西走遍參  
香德之門後見  
信州正受老人  
亦失身心修悟  
大振宗風甚下  
得十餘頁知識  
實迦世之諾僧  
明和五年十二  
月十一日寂年  
八十四

極力工夫切至而忽然有悟爾其悟也蓋亦  
隨其人之資呂工夫之淺深而異焉或有直  
然大悟或有積小悟方始至大悟白隱小悟  
十八而後至大悟之謂應是如此若吾儒之  
聞道亦淺深難易之不同如學知之資則聞  
之也易且深矣至今之學者則聞之也難而  
其偶聞之亦淺矣雖然當其時則自以為吾  
得聞道其及驗諸心身日用之間考之聖經



賢傳之上則未<sub>二</sub>寂然者多<sub>一</sub>然後知其向<sub>下</sub>自以<sub>下</sub>  
爲聞者之末<sub>下</sub>焉因又奮發激勵<sub>下</sub>孜孜用<sub>下</sub>  
力之久玩索之熟而後有所感悟焉自謂今<sub>下</sub>  
而後實得聞道雖然尚未能至所謂豁然貫<sub>下</sub>  
通之地於是又苦心精思真積力久而後方<sub>下</sub>  
可以至豁然貫通之妙也是亦小悟數々而<sub>下</sub>  
後至大悟之象也曰其自以爲有聞道者何<sub>下</sub>  
有所會而然耶曰學者既立聞道之志以定<sub>下</sub>

其本居敬以持其志以此窮格精到或讀書<sub>下</sub>  
而靜思熟玩至理之所在或考諸事爲之著<sub>下</sub>  
而察斯理之實然用功之切玩索之至則其<sub>下</sub>  
間因<sub>下</sub>或興起一夜之話或感悟一兩句或領<sub>下</sub>  
會一章之旨而有省悟透徹融會默契一段<sub>下</sub>  
奇快難語人者此乃所爲聞道也曰吾子之<sub>下</sub>  
說甚有趣然<sub>下</sub>是無乃非禪見耶曰佛之與吾<sub>下</sub>  
儒貌同而其實大異者朱子之說明白請以<sub>下</sub>

其貌之同勿疑其美之異幸田先生嘗訓定時曰學問之上達不必如漸々追彼進步其間俟有頓進之機是亦幾似禪之頓悟而此境唯在少壯五六年間過此以往無復頓進只是漸進成熟耳吾子妙年宜努力噫雖以先生之訓戒如此之至不肖昏愚頑然不省因循玩愒徒尔衰老如今為此說亦是想像臆度非有實見而言之然則異日何顏見先

輩於地下予獨庶幾脩首立於桑榆以補過

謝罪雨

定時謾錄下同

○或問聞道有淺深曰聞道固有多少般數然有淺深豈啻聞道乎如其曰聖曰仁曰未發之中曰道統亦皆然夫堯舜文孔一也如周公比文王則猶有其氣象不同者大禹入聖域不優湯德似禹武比湯幾些子而要之皆是聖人也如仁亦然聖人皆可謂之仁三

仁夷齊亦可謂之仁，亦有吾欲仁斯至之仁，  
有一事之仁，有一時之仁，故曰仁通上下而  
言之，如未發之中，有聖人之中，有賢人之中，  
有學者之中，其中雖有固不固之不同，皆謂  
之中而可也。曰何謂學者之中？曰存養之功  
熟而靜，中有主宰，則自中立焉。是學者之中  
也。道統亦然，聖々相承者，甚至者也。孔曾思  
孟之傳其全者也。黃繼朱亦可謂之全而極。

其至論之，則有未十全者也。如楊羅李三子  
才，能保其緒而不墜之者也。程繼周朱繼李  
者，是所謂青於藍，寒於水者也。而謂之道統  
則一也。須以類推之。自程朱門人至真西山  
許魯齋薛敬軒李退溪等，商量明辨，甲可謂  
之道統乙，不可謂之道統之分。而後觀吾黨  
先達之所至可也。默齋先生云：道統有全者，  
有不全者。又曰：爲大學之學，得中庸之心，此

謂之道統又曰既以揚羅李三子爲道統則  
吾黨先達中道統之人亦多又曰眼目明而  
心術嚴謂之道統如幸子善雖眼目明心術  
不嚴故謂之道統不得然這般話都是義理  
精微非吾輩淺學之所不及也今姑其本干  
所嘗聞述所妄見如此固不知當否吾子幸  
精思裁擇曰聞道有淺深者是如何以深言  
之則如曾子一貫是也以淺言之則初平覺

悟亦可謂之聞朱子於西銘解孟子集註舉  
之者以深言之者也於龍圖公事稱之者以  
淺言之者也曰當時夫子立言之意指何等  
呂格而言之耶曰夫子之意不必以其深言  
之只是以豁然了悟見大意言之也朱子曰  
大率是爲未聞道者設之又曰須是知得多  
有箇透徹處就此二語而夫子之正意可見  
矣曰生順死安無復遺恨者非聞之深者不

能如何曰是亦以大綱言聞道之驗爾非極  
精微而言之也蓋集註與西銘結末之二句  
同意而自有精粗之分須以本文之語意與  
朱子之諸說見之一日客未話及此客  
去後記以備後考云  
○道統ヲ知ルト得ルトノ辨アリ眼カト  
、キテ心術カ嚴足目俱ニ至ルコレ道統  
ヲ得ル者ノ眼ハト、キテモ心術ノマタ  
嚴ナラス目ハ至リテモ足ハニカヌコレ

道統ヲ知ルノ人ノ若其至リヲ云ハハ子  
貢ト曾子ノ此意ヲ深ク理會シ然後吾黨  
諸先生ノ至ル處ヲ觀テ可シ亦是平生玩  
索涵泳ニ在ルヲ此等ノヲ常ニ心ニ往  
來スル始テコレ道學社中ノ人  
○大學入徳之門格物八目之門也格物須  
以聞道二字爲標的既聞道則明德新民之  
本領立矣盛徳大業因此進因此成

○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矣。故居敬以存此心，即物以窮其理，為學之功，斯二端而已。至處事接物，亦只以此虛明之心，宰被萬物之理而已。其真積力久，然後心理渾融，事理貫通，無適而非道矣。斯學之成也。

○精覈淵源，是格致之要。

○大學之工夫，雖至精至密，盛水不漏，然其於綱領，則曰明之德而次之，以知止能得之。

以見其得止，必由先知其所止也。結之曰事有終始，又亟以申明知止之為先而得止之為後也。於條目，則又以格物為初入之門路，是皆其以知為主者。其旨著矣。朱子曰：大學一言以蔽之，曰格物。夫格物所以明斯理也。天下豈有外于斯理者乎？誠正脩則所以實斯理於己也，齊治平則所以推斯理於人也。是所以一言以蔽之也。蓋天下無不知而能

行之者焉故欲能行之者必以知之為先務  
知之乃所以能行之也若夫徒貴實行而不  
務窮理者不知大學之學者也豈能得無違  
乎

○心之理是萬物之理之總合而具一心者  
也萬物之理是一心之理之散殊而在萬物  
者也物我一理內外一貫更無彼此如陸王  
則徒認心之妙而至物我一理內外一貫之

妙則未嘗知之是取以主心而不主理勉操  
存而惡窮格卒陷異端之趣而得罪於聖人  
也

○或問庸中曰且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  
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是有見聞知覺而  
無所見聞知覺之境也乃明鏡止水之体寂  
然大本一般氣象者也此其氣象固雖瞭然  
心目之間然覺其杳然則於已發之後而覺

之爾程子所謂善觀者於已發之際觀之佐  
藤子所謂既而後覺之者正謂此也

○未發已發心之体用中和性情之德故不  
可以未發便為中而未發之收處乃是中也  
蓋此心寂然不動之時處即此性渾然無偏  
倚之時處也或曰如此則程子所謂只喜怒哀  
哀樂未發便是中者是未定之說歟曰否是  
亦謂只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處便是中耳何

不可之有曰章句所謂喜怒哀樂未發則性  
也亦是此意耶曰亦是也然章句其言謹嚴  
全備須看則字則字是指其時處之辭

○未發者心之靜中者性之德故曰未發与  
中是二物亦可矣未發者性之存性之存  
存者心之未發混然合同更無間故曰未發  
便是中中便是未發未發与中只是一物亦  
可會得活潑々地不會得處々窒礙



○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其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旧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昏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

答韓尚書

○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求則已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脩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

答鄭自明

右二條宜通看乃道學之究竟聖賢之心事全在於茲吾人尤宜靜思熟玩体察識得也

○看ヨ一部ノ大学ハヲク、レハ三トナ  
ル三ヲ括レハニトナルニヲ括レハ一ト  
ナルツマリ明々徳ノ一ツニ格致誠正脩  
ハ明々徳於一身ニ齊家明々徳於一家ニ  
治國明々徳於一國ニ平天下明々徳於天  
下ニ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篤恭而  
天下平ナルト一般看ヨ這莫大ノ事業コ  
レ甚他只是一心之妙用ニ亦奇哉宜深思

之徒ニ陳言剽説トナシテ勿忽之取謂黙  
識此心之灵云モ此意思ヲ會スルトシ免  
角大中ノ或問熟復スベシ能然ル漢唐説  
憂之譏亦程門流禪之弊其肯ミルハクシ  
テ薛敬軒ノ朱子ノ後ニ生レタルヲ何ノ  
幸カコシニ如ント悦ハル、ノ我ヲ欺カ  
サルヲ信スベシ

○中庸道統傳授之心法大學万世爲學之

規矩三十三章其要歸于未發之大本是心  
法之昏主敬者也八月一言以蔽之曰格物  
是爲學之法先知者也此大中之分也惟精  
惟一即格致誠正之事允執其中即止於至  
善者也此大中一致之旨也

○或人云吾子道ヲ聞ノ意思ヲ論テ以爲  
一リ一段ノ奇快人ニ告難キモノアリト  
如何日道ヲ聞ク片ハ至願遂ク悦豫ノ深

キ必此意思アルハシ黙翁云事ニ実シタ  
ル經濟心ニノリノ有ル學問ト心ニノリ  
ノアル學問ナラハ爰ニ疑ハナカルムシ  
曰禪ノ頓悟ハ暗夜カラ日中ニナリタル  
羊ナモノ吾儒ノ豁然貫通ハ月夜カラ夜  
ノ明ケタル羊スニテ何ツノ間ニヤラシ  
昏夜ノ際ハタ、ヌト聞ケリ吾子ノ説ニ  
テハ際ノタツ羊ニ聞ユ如何曰絅翁ニ譬

ハハ大木ヲ鋸ニテ切ルカ如シ日々ゴシ  
クト切ルコレ用カノ久シキニサレト  
ント切放シタト云フハシマイノ一鋸ニ  
トコレ一旦ノ字ノ意ニ曾子ノ真積リカ  
ノ久シキハ用カノ久シキニサレモ未タ  
豁然ニ至ラズツコハ孔子ノ声ヲカケラ  
レテグワラリトスンテ唯ニコレハ大木  
ヲ切ルシマイノ一鋸ノ処ニソコニ一旦

ノ字ニ若シ際ノ立ツヲナシト云ハ朱子  
ノ一旦ノ字モ綱翁ノ譬ハモ當ラヌトニ  
ナラン請フ思量セヨ曰然ラハ月夜カラ  
夜ノ明ルノ譬ハ非子曰固リ善キタトエ  
シ漸ヲ以テコレヲ致シテ頓ニアラサル  
ノ意思を味アリ傳ノ五章ノ用カノ久集  
註ノ真積カ久コレニサレモソコニ一ツ  
際ノ立ツヲアルハ一旦ノ字ニ月夜カラ

ソロク明ケルハイツノ間ニヤラシケレ  
氏六ツノ太鼓ノ鳴ラヌウチハ夜ニ属ス  
故ニ行燈モ消サス雨戸モ明ケヌ卯ノ上  
刻太鼓カトントナレハ登シソコテ行灯  
モ消ス雨戸モ明ルコレ一旦ト際ノ立ツ  
処ニ綱翁大木ヲ切ル譬喻十分親切ニ且  
ツイハ君ト一夜之話勝於讀十年之昏モ  
ノ是如何ナル意思ソ李初平二年ニノ覺

悟ス此意將タイカン好商量

○太極ハ天ニ在ルノ性性ハ人ニ在ルノ  
太極陰陽變化万物ノ多キ一箇ノ太極一  
以貫之已ヲ脩メ人ヲ治ルヨリ百行万事  
一箇ノ性善一以貫之七篇ハ固リ性善テ  
貫キ中六三十三章モ天命性テ貫キ論語  
ノ仁大學ノ明德皆是一箇ノ性善ニ至賢  
ノ道都テ是一箇ノ性善一以貫之教云

ハ人ニ性善ヲ全クセシムルノヲ學ブ云  
ハ性善ヲ已ニ全クスルノ工夫ニ求仁而  
得仁得正而斃焉云ノ類皆是也性善ニ疵  
ヲ付ズ性善ヲ全フスルノヲシ

○教者不善爲易置

明道行狀

迂齋先生曰教者

不善トハ人柄ノトテハナシトコレハ大  
切ナトシサレト聞下辛ノ前テハ言難キ  
話ニ朱子曰說話を難シトコレ話ノ難キ

ニアラス能會スル者スクナケレハシ先  
ツ學術ト人柄トハ別ノト心得ハシ素  
人ハトカク一ツノトト思フ素人テハ尤  
ナレト鳩巢先生カ百年未間然スルナキ  
ハ藤樹一人ノミト云ハレタルハアキレ  
タル評シ藤樹ハ謙遜忠孝誠実ノ君子ニ  
テ人柄ハ至テヨシサレト其學ハ王陽明  
シソレヲツカマハテ間然スルナシハ

何事ノ若シ人物ヲ論スレハ異端ニゴヨ  
イ人物ハ有ルニ豈尊フニ足ンヤ陸象山  
王陽明ハ卓絶シ祖徠仁齋モ人物ハ中ニ  
並クテハナイニサレモ教授官ニハナラ  
ス見処ノフレタモノナレハ道ノ害ヲナ  
ス人物ヨケレハヨイ程其害ハ大ナルモ  
ノニ教者不善トハ學術ノ上テ淵魚ヲ精  
覈シテ孔孟程朱傳來ノ旨訣ヲ會ニタモ

ノテナクテハ善シトハイハレ又世道理  
世俗ノシラヌトシソレ學術差ハ其脩  
已治人ノ道モ皆差フコレヲ歴代ノ事實  
ニ視テミルベシ李斯荊公ナトハ其尤著  
シキモノニ黜翁云祖徠モ出レハ荊公ソ  
ト又退溪カ王陽明カ志ヲ得テ政ヲシタ  
ラハ李斯ノ坑焚ノ禍ヲナシタヨリハマ  
タ上ノ禍ヲナステアラント云タ朱子

答汪尚書之昏東坡カ學術ヲ辨スル辨而  
且嚴シミルマシ

○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

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規矩ナシノ方圓  
定石ナシノ田舎

若ホシノ  
ハ出キヌ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

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

上カラ道カ行レヌ下テ學脈ヲ絶サヌ

カ學者ノ任シ能淵源ヲ精覈シ謹守旨訣

傳未ノ學脈ヲ差ハス下ニ居テ夫ノ善治

ノ道ヲ講明シ先哲ニ取テ身ヲ淑シ以テ

コレヲ後未ニ傳フハシ如是則コレ真儒

ノ徒ニノ斯學ノ統シ斯學ノ統々ハサレ

ハソレカラ真儒モ出未ルハ揚羅李カ如

キコレシソコテ朱子ノ如キ真儒モ出未

タルハ董仲舒文中子韓退之ノ如キ若シ

アノ取節學脈ヲ得タル者有テ是ヲ授ケ



ハ此統ヲ得テ幾ント真儒ニモ至ルニキ  
ニアレキリニテ果タルハ残念ナルヲシ  
傳未サハアレハ出未ル苦ノ真儒ナレハ  
ソレカ出未ヌコレヲ学不傳千載無真儒  
所ナリ蓋孝悌忠信ノ如キハ秉彛ノ天ニ  
本ク故ニ世々必其人アリ斯学ノ如キハ  
則待其人而後傳ル故ニ其人無レハ其傳  
絶ツ孟子没而絶学千五百年コレシソコ

テ今日ノ学者自ラ重シ淵源ヲ精覈シ旨  
訣ヲ謹守シ学脈ヲ差ハサルヲ以テ任ト  
スハシ蚤テモ印子ナレハ道統ニ規模ハ  
小クハ斯学脈ヲタガヘ子ハソレカラ又  
真儒モ出未ルハ蚤父程テモ父カ絶子ハ  
ソレカ根ニナリテ大カ、リモ出未數千  
本ノ松明モトホルハ若父カタエテハ仕  
方ハナイ子思カ中テ父打箱ヲ遺サレ

テモソレテ火ヲ折付テ大篝ニスルハ周  
程ノ如キ豪傑ヲナケレハナラヌヲサレ  
凡其様ナ豪傑ハメツタニハナイヲシ但  
シ火サヘタヘ子ハ豪傑ヲナク凡トホシ  
ツケルヲカナル然レハトカク火ヲ絶ヤ  
サズニ傳フル所ハ大キナリシ其中ニ若  
シ豪傑ヲ得レハソレハ朱子シ火先天地  
ヲ照ス其火光モ彼ノ螢火ノ絶ヌカラ未

タモノシ二十四ノ片始テ李先生ニ見  
テ爲學始テ平実ニ着クコレシ朱子曰學  
貴有淵源ト漢唐ノ陋習明末ノ奇說但徒  
仁齋ノ类皆是淵源ナキモノシ或曰但徒  
ノ學荀子ニ本クニ似タリ淵源アリト云  
ヘキカ曰荀子ノ學本ト淵源ナシ唯其自  
ラ見ル所ヲ以テ道トスルノミ而但徒カ  
如キハコレ已レカ好ム処ニ隨テ淵源ナ

朱子文仲子ヲ別段  
ニ指シテ文集雜  
著ノノ部ニミユ

牛底ニ淵源スル片ハ則相誤ルニ足ルノ  
之又問揚雄カ如キハ都テ孔子ヲ準的ト  
スルニ似タリ如何曰雄モト夫子ヲ知ラ  
ズ徒ラニ皮毛ヲ認テ依樣画葫蘆尤可笑  
曰文中子読經亦画葫蘆者カ曰然リ夫文  
仲子ノ才ヲ以テ其学淵源アラハ其取至  
豈可測哉况復未タ四十歳ニナラスノ卒  
シ未タ其成ル所ヲ見ス是可惜ノニ取謂

学不傳千載無真儒之謂其レ不然乎  
○学不傳千載無真儒斯知学傳則世有真  
儒這裏有二様看曰揚羅李傳学而有若朱  
子之真儒焉此以三子不為真儒又曰揚傳  
学而有羅羅傳学而有李李傳学而有朱此  
以三子為真儒也二說皆可言而以後說為  
優也或曰三子之学有偏駁之處恐不可為  
真儒如何曰朱子或謂之承程子之緒而為

道統之人或謂倍師說中无仙中或曰年  
者甚嚴既非呂楊則羅李亦在其中矣蓋蓋  
中乃是分金秤上之論故其說如此  
其抑揚取舍之權各有取當而不相妨蓋聞  
道有淺深道統有偏全真儒有純駁須知有  
蓋能如是則雖不深亦可謂之聞道能如是  
則雖有不全處亦可謂之道統能如是則雖  
有不純處亦可謂之真儒者焉於此能會得  
了乃可以說此話耳於乎此話豈易說乎蓋

精。覈。淵。源。識。取。旨。訣。以。熟。知。先。達。之。各。其。所。  
造。其。所。得。而。後。可。以。語。之。矣。精。妙。之。趣。吾。人。  
想。像。之。見。豈。能。所。會。哉。宜。精。思。焉。  
○默齋先生云如曾子之一貫則至難矣何  
也足目俱到也若子貢之一貫只是知見之  
事生於程朱之後者豈以為難及乎若以為  
難及者何足與議道學哉  
○如傷時憂世則心世有其人焉至憂至學

之失其傳則天之鮮矣且如有宋嘉祐元豐  
之間韓富文范司馬之徒皆是忠誠傷時憂  
世之名賢也而憂斯傳則無之矣獨有周程  
張子之斯傳而其高第中亦繼其志者有焉  
漢唐之間亦不下閔下有一人憂斯憂者亦以為  
絕學也

○答劉子澄昏曰蓋世俗啾喧亦自其常態正  
使能致焚坑之禍亦足下道却是自家這裏無

人接統極為可憂耳尚翁云以焚坑為常態  
以接統為己之任至賢是何等胸懷

與濱田學士

嘗聞行者必有贖無財者贈之以言禮也因  
謂代魄錄皆是緊要之說而就其中批熙明  
文太問目二昏尤發揮學脈肯訣以辨其似  
而非者此上頭終有商量君宜致思焉

文太問目第一條曰道統ヲ論スレハ知

行全備ノ人テナクテハ叶フニシ云々  
先生批曰但其右一着不說到真知實踐足  
目俟至處精覈淵源謹守旨訣乃程朱之徒  
也

定時謂孟子卷末圈外朱子丁寧致意而  
其要歸于真儒二字而其所謂真儒者不  
必如孔孟程朱而後始謂之真儒亦是精  
覈淵源而不誤謹守旨訣而不失乃真儒

之徒而程朱之統也且如鳩巢惕齋二子  
亦或似可稱知行全備而精覈謹守則未  
若佐藤先生峻異快爽無復溫々恭人的  
消息亦有難謂之知行全備者然至精覈  
謹守則確乎不可拔乃神會心得斯道之  
統也鳩巢先生有言曰百年來無可間然  
者其唯藤樹欤是世俗皮毛看徒論人物  
之臧否而不知學術之邪正也若夫藤樹

固是溫柔敦厚誠實之君子也而其學術則宗上元王氏者也鳩巢先生謂之無可間然真可驚也已蓋亦不能精覈淵源之由也於此能融會貫通則可以知朱子與東萊卒異趣而佐藤淺見三宅三先生之終同旨矣這般意思固世儒之所嘗不會而吾黨識者之所深愛重也今也別在近故記所嘗聞於亟丈道學要領者以獻之亦以

庶幾共精覈淵源謹守旨訣焉耳君其思諸

○堯舜之知而不周於物急先務何謂學者之先務聞道二字是也此夫子緊緊為人處或曰吾子欲明淵源旨訣及聞道二字何也曰是其意思通貫相須相發而在親切故拳之兩龜山云夫學者學聖賢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學而不

聞道猶不學也宜致思焉

至賢ノ爲ル処ヲスルトテ竟ヲ覩却ノ  
他ノ行事ヲ學フ旨ヲニ形ノ上テ學フ  
事テナヒ實ニ至賢ヲ學フトナラハ至  
賢ノ心ニ立テ入テ至賢得ル処ノ道ヲ  
罔クニキテソソレカ直ニ淵源ヲ精覈  
スルノ一ニ龜山ノ女語先輩毎ニコレ  
ヲ稱セリ乃道學ノ旨訣ニ定時謂無聞

道之志而読各猶無求嗣之心而有室爲  
利祿而學問猶爲好色而取妻諸君以爲  
如何

右先達テ御社中四子ニ申遣以淵源旨訣  
之儀當方朋友中相尋申ス者有之以付鄙  
意申述以又其相發スル之說ヲ求以得レ  
幽居書籍每之依而僕年々少一ツノ謾  
録アリ其中ヨリ教条ヲ抄メ以テ略取懷



ヲ迹ヲ固リ粗淺妄論發明スルニ足ラス  
トイハレ若シ其拙ヲ聊テ隱黙コレヲ言  
サル中ハ終ニ過ヲ聞善ニ移ルニ由ナシ  
故ニ今厚顔コレヲ以テ備責覽申ハ其誤  
ル処毎即遠慮彼仰下ハ欣奉願ハ僕離羣  
索居幽棲獨處殊テ朋友ノ益ナリ憤ト  
ノ鈍滯了ルモノ既ニ十五年又僕古人ノ  
説ヲ閱ルニレキニモタマハ其誤ル処

アルカ如シ況ヤ僕至愚昏昧孤陋寡聞其  
誤ル処尤多キハ必然シ虽然既ニ自其當  
否ヲ弁スルノ知ナク又告語警戒スルノ  
友ナシ故ニ其過ヲキカス又何ニ由テ善  
ニ移ルヲ得ンヤ已レカ非實ニ知リ難  
シ毎ニコレヲ思テ畏懼歎息仕ハ疇昔鮮  
遁ニ并音放負音放教誨ヲ蒙リ大慶仕ハ得レ亦日  
子少ク勿ク御別レ申ハ而亟懷ヲ尽サス

遺恨不少奉存以萬々御憐察被下其誤  
処御警戒被仰下以忝奉至禱以

奧平定時  
再拜

藤田君

玉案下

議論數十条發明親切理致周密確乎不  
可拔矣誠可敬服重勝固每暇間然謹騰  
写之常玩味之云

天保戊戌季冬

藤田重勝

頓首

百拜

奧平先生

膝下

或問道統之傳必得知行全備之人而後可  
言否默齋先生曰不必說到真知實踐足目  
俱至也精覈淵源謹守旨訣乃程朱之徒也  
竊按是默齋先生憂世衛道之盛意固俗  
儒之所嘗不會也然就其語迹其意之取  
歸則迂愚之見有未能甚執然者蓋學未  
及真知則所精覈之淵源或時有出入行未

未及實踐則所謹守之旨訣或未免有作輟  
之累然則精覈淵源謹守旨訣豈易事哉  
且以程朱之徒皆為與聞道統自程門謝  
游楊尹至朱門蔡黃及私淑之士真魏方  
薛之徒比々不乏其人傳道之徒少於古  
多於今不容如是復別也夫朱子於四書  
序舉道統之人止於顏曾思孟而雖有若  
之似聖人曾高之見大意子貢之聞中一貫

亦不得與焉而至論程門諸子則又嘗曰  
二先生衣鉢似無傳之者若尊道脈重授  
受謹嚴如是而今也後於朱子者學未及  
真知行未及實踐而遽以道統之徒印可  
之竊恐施之已則有易視之過施之人則  
有輕許之蔽是迂愚所未能甚秘然也若  
謂先生之意猶孟子以能言拒楊墨為聖  
人之徒雞鳴為善為舜之徒亦恐非言之

類也蓋孟子之意一急於拒邪說一急於  
分善利故為斯克類之言俯以導學者耳  
今移此以論道統之傳則謝楊蔡黃則已  
論矣雖雙峯新安之儔蒙引存疑之流亦  
方得與之而道學之徒將不勝其多也故  
鄙意竊謂欲擴俗儒之陋以張吾軍者苟  
為易視輕許之見解則彼為俗儒者亦將  
笑我之自信太早自處過高矣是似不可

不慮也敢吐露蘊底以求指教請詳之見  
再誨幸甚

己亥七月十七日 山口重昭再拜

奧平老丈坐下

伏蒙垂喻并讀數四高明尊傳道重授精  
密謹嚴以警戒易視輕許之失者至矣惕然  
恐懼謹奉教誨然羣生猶竊有所疑敢請教  
蓋如高喻則非為其共聞道統者在古昔止顏

曾思孟在後世止周程張朱而其餘則孔門  
賢哲之多程朱之門卓絕之衆以至豫章延  
平敬軒退溪共吾克先輩其間絕無一人與  
聞道統者耶若果然也明道以我道南稱龜  
山朱子以斯道之託在此公我無憾許勉齋  
何哉朱子又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  
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子俱惟時豫章  
傳得其宗又曰惟至學不絕如綫先生延得

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致  
凡此類不可枚舉蓋必有以矣是菴生所以  
不能無疑於高明之說也請詳其說以賜啟  
發蒙昧幸甚

孟秋念五日

與平定時再符

再承垂示誨諭諄々警省多々謹既聞命僕  
曩見默齋先生之論以其意似有不足目俱  
至而得其道統之人而難明其地步等級為

雄詔此可以不  
引淵源矣

何等人故舉以呈疑敢質問諸左右而今以  
龜山語錄宋史道學傳亦載程朱之語見證  
既領盛意亦畧似識默齋先生亦疑之人矣  
為幸然龜山之穎悟勉齋之堅苦程朱每  
稱之二子亦立固既高不可言之不足目俛  
至之人而程朱之語出於遠別與永訣之際  
師資之義豈有抑揚獎誘之意矣孔子進林  
放而損再  
有許子賤以君子而  
品子貢為瑚璉之類若以是遠為與夫堯舜

禹之相傳者同隆則鄙心猶頗疑其不倫也  
朱門有問程門誰真得其傳而先生答以程  
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  
而遂不言有其人則其於真傳謹嚴重大不  
容易許之可觀矣至朱子已後之諸賢則朱  
說之不及無可據以證明矣不敢以臆見  
漸之以犯輕議前輩之禁也然是皆迂愚之  
左或夙聞先入之成說今得尊誨徐思亦以

改之者而未得其說故不別有<sub>二</sub>亟<sub>一</sub>請<sub>二</sub>姑<sub>一</sub>以奉  
謝耳

八月七日書以復

山口重昭再拜

與平光丈亟丈

伏蒙再論謹領厚意然其間鄙意亟不安  
者茲整素懷敢以請論數煩瀆尊嚴不堪  
恐懼伏<sub>之</sub>海<sub>之</sub>涇

二子亟立固既甚高不可言之不足目俱至

之人

中庸或問辨有呂揚者如其嚴矣以是  
觀之則似不可謂之足目俱至之人也是  
鄙意亟不能無疑也請詳其說以賜再論  
幸甚若鄙意則以為足目俱至之人為其  
道統也固不待論矣但未<sub>一</sub>能<sub>二</sub>足<sub>一</sub>目<sub>二</sub>俱<sub>一</sub>至<sub>二</sub>  
之人而亦有程朱以道統許之者這裡却  
甚有<sub>二</sub>亟<sub>一</sub>其<sub>二</sub>美<sub>一</sub>精<sub>二</sub>矣<sub>一</sub>其<sub>二</sub>意<sub>一</sub>微<sub>二</sub>矣<sub>一</sub>能<sub>二</sub>會<sub>一</sub>此<sub>二</sub>意<sub>一</sub>而  
後可以論中庸極致之心法也亦是登高  
必自<sub>二</sub>早<sub>一</sub>之<sub>二</sub>意<sub>一</sub>也若夫不然則論舜禹之心  
法亦<sub>二</sub>是<sub>一</sub>如  
法之言耳

若以是處爲<sub>下</sub>堯舜禹之相傳者同隆則鄙  
意猶頗疑其不倫也

以是處爲云者此指何人之說而言之乎  
若果然則是胡說亂道固不足論也如默  
齋之說則曰道統有全者有<sub>亦</sub>不全者又曰  
爲大學之學得中庸之心謂之道統又曰  
眼目明而心術嚴謂之道統又曰既以楊  
羅李三子爲道統則吾黨先達中道統之

人亦多定時竊謂朱子於中庸序文曰倍  
其師說而淫老佛者亦有之矣又或問中  
辨存呂楊者甚嚴矣蓋中庸堯舜禹相傳  
之心法章句或問令金秤上之論故其辨  
如此乃中庸之取以爲中庸也然亦有一  
說既雖不全雖有病亦有<sub>下</sub>可謂之道統者  
也是朱子以楊羅李三子取以謂之道統  
也蓋其取捨抑揚之權各有<sub>取</sub>當而不相



妨這裡方是好商量

至朱子已後諸賢則未說之不及無可據以證明矣不敢以臆見斷之以犯輕議前輩之禁也

高喻厚重謹慎以箴輕浮妄議也切矣謹書諸紳而鄙意以為至若夫朱子以後之諸賢則固雖不可敢以臆見斷之然據其朱子之既所言而推之於其未言以理

會之甲可以為道統乙不可以為道統之義則不可以不精覈也乃學者緊要之商量也高明以為如何

仲秋念五日

與平定時再拜

先生嘗討論聖經賢傳中關於  
道統之旨者輯爲數條是乃  
謂精覈淵源謹守旨訣之事而  
其意思良嚴矣蓋以爲這般之  
意俗學者流之所嘗不理會吾  
黨之所深愛重正脉傳來之旨  
要全在乎茲焉故其論精確詳  
的允切也夫學者雖日夕講究

若非精覈謹守之事則亦皆無  
用談話耳尚何之學可議哉而  
今讀此篇乃覺眼力忽開胸裏  
自分明感喜交多實可謂百世  
復有此書而吾輩之大幸也矣  
因書所聞以為跋云

天保壬寅

薩藩伊藤敬直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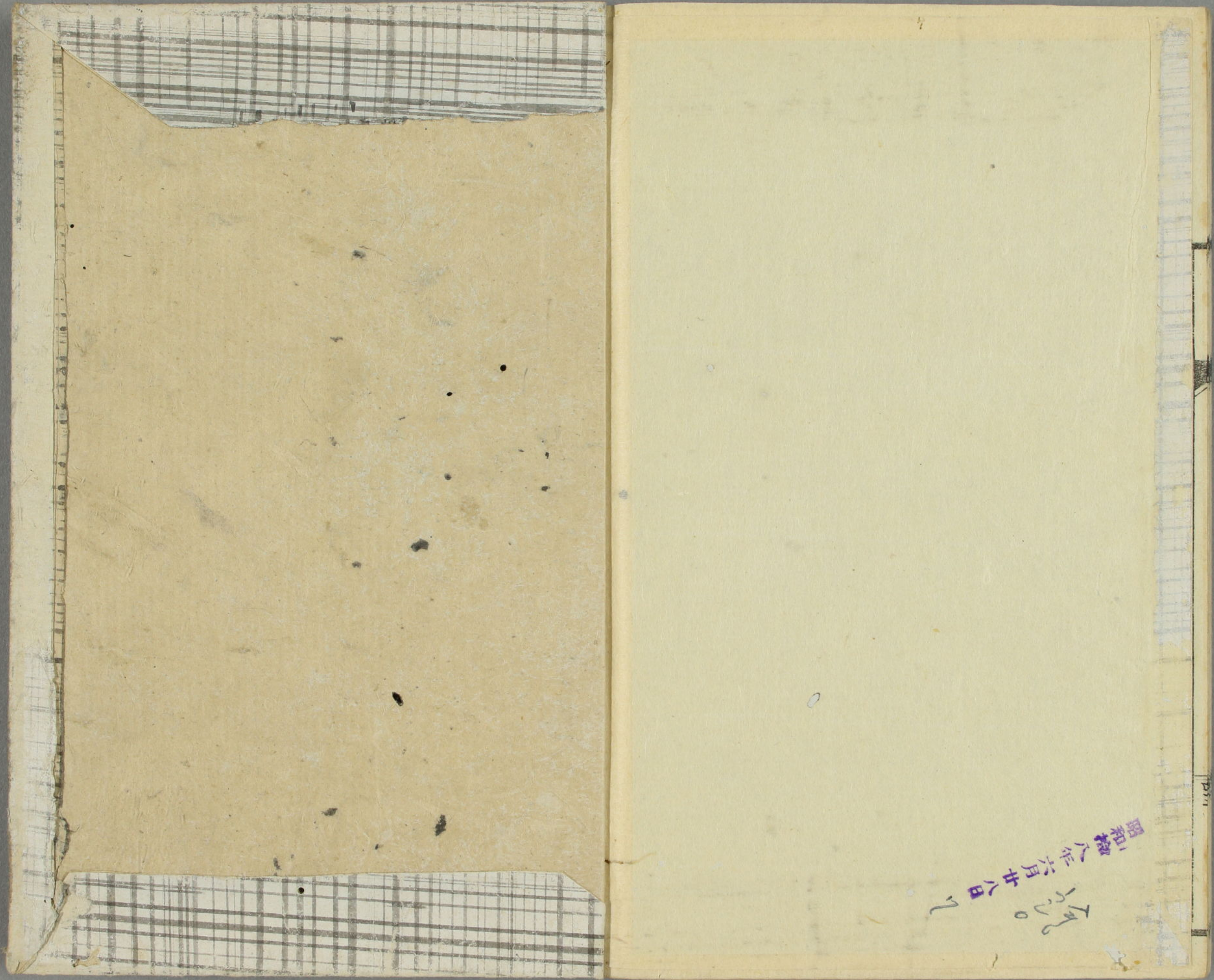
朱子曰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  
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  
者又曰學貴有淵源於乎道統  
之傳道學之趣精妙微密自非  
上知之資英豪之士其學非有  
淵源其誰能神會而心得之者  
乎先生此篇闡幽顯隱妙發  
精微之旨趣矣然此篇一出而

有異論者亦多予於是深有感焉今再騰寫之因識此言以爲跋云爾

弘化丙午閏月丁未

近藤勝直書

明治己巳五月朔旦寫畢



國語科 六年六月廿八日  
100

